

引 子

如血夕阳辉映在一架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波音 747 客机上 同时也辉映在机舱内靠窗舷旁一位蓝眼珠、高鼻梁、白皮肤的金发姑娘的脸庞上……

穿越云层的客机在飞快的气流中剧烈地颠簸，一位 50 开外的男子很笨拙地随着飞机的晃动抖动了一下自己的身子，胳膊肘不小心碰到了身旁那位正沉醉于窗外霞光的金发姑娘。男子很窘迫地侧脸用中国话说声“对不起”。金发姑娘也惊讶地把自己的脸扭向迎面的男子，这位深眼窝、大鼻子、头发灰黄的先生居然会讲中国话？当她用英文发出“您的汉语是从哪里学的”提问时，那男子不自然地向前欠欠身说他听不懂小姐在讲什么。金发姑娘随即发出一声轻叹，她不相信眼前会讲中国话的先生是中国人！男子眨巴一下左眼，手摸着后脑勺“嘿嘿”地笑道：“噢，小姐，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山东青岛人，不瞒您说，我活了五十多岁，还没迈出过中国的门呢！”

金发姑娘大笑，鼻翼朝上一动，用调皮的腔调揭穿男子的“谎言”：“坐在国际航班上的人竟然说没出过中国的门。”男子还是“嘿嘿”地笑着，他确实听不懂金发姑娘嘴里嘟囔的一长串英语，所以也就不知道要辩解自己只是从上海搭乘的这趟国际航班。

金发姑娘突然抓住男子的手腕儿要猜他是干什么的：“电影导演？不像！编故事的小说家？也不像，嗯……先生，我可以看看你的手掌吗？”金发姑娘将男子的手掌平放在座椅扶手上煞有其事地端详半天。“噢，天哪，这么厚的……嗯，中国话怎么说？”金发姑娘用自己纤细的手指点着男子的手掌磕磕绊绊地用蹩脚的中国话问。

“老茧！”男子很认真地回答。

“老……茧？”金发姑娘略作沉思状，她猜测男子好像扛过枪，也

不像！难道他是打铁的铁匠？男子诡秘地笑笑，没点头也没摇头。金发姑娘突然又是一声失态地惊叹：“天哪！我该不是遇上了海盗吧？”男子皱皱自己的眉头，他不想接受这样荒唐的猜测。“你不是一个诚实的人！”金发姑娘却从男子瞬间的表情里读出了另外一种感觉。瞧这位先生的脸吧，眼睛、鼻子、头发，还有嘴唇上翘翘的胡须！他怎么会编出自己是中国人的谎话？

夜色中航行的飞机在万家灯火的城市上空盘旋一圈后稳稳地着陆。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金发姑娘记住了天边闪过的如血夕阳，当然也牢牢记住了会讲一口地道中国话且被她猜疑为“海盗”的神秘男子。她想像过中国之行的第一个奇遇会是怎样的情形，却压根儿没想到在飞机上的邂逅会让自己怀疑是否进入到了天方夜谭的奇异世界。那长着欧洲人脸庞的“海盗”仿佛像古巴红色斗士切·格瓦纳，叫自己无法抹去血红的视觉刺激。那“海盗”真的是中国人吗？中国的土地上怎么会养育出欧洲人的脸孔？这样的问号从金发姑娘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成为了一个既使她兴奋又使她感到神秘的心结。而当她在“海盗”居住的同一座城市里又结识了一位叫戈劳瑞的中年女人后（那女人的脸廓极像天主教堂里的圣母玛丽娅），这个心结更加重了她对混血人种的强烈好奇。

金发姑娘能解开什么样的异国谜团？她遇到的“海盗”以及“圣母玛丽娅”又会是怎样的中国人？

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第一章

天空泛出鱼肚白的光亮。灰蓝色的海潮涨潮落，浪花仿佛喘着沉重的呼吸艰难地越过赭红的礁石去拍打山崖的脚跟儿。一队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在月牙形弯曲的海岸线上来回巡逻的铁靴声盖过了海潮的动静，四周的气氛因此而充满瘆人的恐怖。

海岸礁石的北面有一座巍峨的千米高山，没有人考察过她的年龄有多么久远，也没有人考察过她何年何月从山脚下的海平面冒凸出来。这里的人们管这山叫“崂山”。挺拔的群峰中，最显眼的莫过于那座巨石重叠、险象环生的奇峰，山脚下的百姓习惯叫她“花石山”。

从未用尖利的器具碰过花石山“躯体”的黄皮肤中国人在德意志帝国远征军的刺刀的威逼下笨拙地开采着她坚硬的花岗岩……

“娘 娘 快救救俺！”一个少年凄惨的哀鸣夹杂着凿石的“叮当”声回响在花石山的脚下，划过了 20 世纪初叶黄海之滨阴霾的天空。一根巨大的梁木重重地砸在少年的腿上，跟前的汉子们刚弯下身子准备救援，就被德国监工沃尔夫气急败坏地用鞭子乱抽一顿。有人在一旁小声地骂沃尔夫：“狗杂种！”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止沃尔夫的皮鞭，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一个人敢面对沃尔夫狰狞的目光。紧接着，沃尔夫残忍的皮鞭就重重地抽打在少年劳工的脊背上。

“嗷 嗷……俺的娘啊！”少年劳工的身子本能地蜷缩成一团 他的脸扭曲在沃尔夫的皮鞭下。沃尔夫凶残地将皮鞭抽打在少年劳工的脸上。少年劳工顿时皮开肉绽惨不忍睹！有位胆大的黑脸劳工冲上来阻止沃尔夫的暴行，沃尔夫返身更拼命地挥舞皮鞭朝这位黑脸劳工身上乱抽。气焰嚣张的沃尔夫像头疯牛一般转着圈地又用皮鞭

驱赶其他停止干活的劳工们……

在这一幕发生之前，一位美丽的日耳曼少女琳达正与一位大脚板的中国姑娘莲子欢快地在雪地里追打嬉戏着。琳达弯腰抓起一团雪朝莲子身上抛。莲子也不示弱，将雪揉成雪团朝琳达身上打来。俩人一路追逐跑到了采石场工地的木栅栏外。

“上帝哪！琳达无意中远远看到了沃尔夫疯狂的暴行，她的目光落在了少年劳工血肉模糊的脸上。莲子也同时看到这恐怖的一幕，她吓得直拽琳达的衣襟。

勇敢的琳达翻身越过木栅栏冲进工地，冲向沃尔夫。

当琳达站在沃尔夫跟前时，沃尔夫的皮鞭停在了半空中。“怎么会是你？我的小同胞。”沃尔夫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突如其来的琳达。

琳达狠狠地瞪了沃尔夫一眼，然后去抬压在少年身上的梁木，无奈她怎么也抬不起来。

沃尔夫不解地向琳达投去惑然的目光，自己的小同胞是不是疯了！难道她要救这个下贱的中国人？“你为什么把他打成这个样子？”琳达返身怒目而视沃尔夫。“对于懒惰的蠢猪，这是最好的教训！”沃尔夫狂妄地回答。“你为什么要这么狠毒？”望着少年劳工脸上的血滴，洒湿在雪地上的惨景，琳达发出愤怒地质问。

“我的小同胞，你在质问我吗？你要知道你这话是在质问德意志帝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为了对付这帮贱骨头，德国当局发布了《订立充当跟役苦力告示》。告示中有这样的话——华人凡从西人跟役或苦力的设多项工人者，如时常不按时操作，懒惰成性或不遵吩咐，或无故不辞而逃，以及唆使同伙逃逸，一经觉察，准其东主投报付按察司署核办，审实即罚半月薪工或责打五十板之多，或监押至三礼拜……”

“够了，够了！”琳达捂着耳朵朝沃尔夫大喊，她不愿再听下去这些鬼话。

“对不起，我的小同胞，我也不愿意跟你说这些……”沃尔夫耸耸肩。琳达又要去救压在梁木下的少年劳工。沃尔夫将皮鞭把儿重

重地砸在自己另一只手掌上：“我的小同胞，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要怜悯这样一个中国的懒骨头？”

“你住口！上帝会惩罚你的！”琳达怒斥着沃尔夫。

“可我不相信我们这座将要崛起的‘总督府’大楼会惩罚我！”沃尔夫说着又恶毒地用脚踢了一下少年劳工的身体。

看着沃尔夫扬长而去的背影，琳达的视觉一阵迷乱。难道这是昨天自己才认识的那个闪着幽默眼神来逗她的德军士兵吗？没想到沃尔夫今天就当上了拿皮鞭的德国监工！真是恶心，今儿一大早自己还跟沃尔夫在一个教堂里做礼拜呢！

“你们快救救他！”很快回过神来的琳达用德语朝劳工们请求。劳工们听不懂琳达的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这时，栅栏外的莲子飞跑到另一边，将一辆快要破散的地排车推了过来。在琳达的示意下，先前那位敢跟沃尔夫较劲的黑脸汉子明白了怎么回事，他乘远去的沃尔夫不注意迅速将血肉模糊的少年劳工抱到了地排车上。莲子上身一努使劲抬起地排车的把手，琳达乘势帮着莲子把已昏迷过去的少年劳工推出工地。

“哎 哎 你们要把他弄哪里去？”黑脸汉子撵几步问琳达。

琳达用蹩脚的中国话回答说：“医院诊所！”

微弱的阳光从云缝儿里撒落下来，地上的残雪留下两个少女步履艰难的足迹。劳工们惑然地看着远去的少女，这两个弱小的女子能救得了少年劳工吗？

尖顶的教堂孤零零立在黄海之滨一片荒凉的原野上，悠扬的钟声穿过空旷的大地，穿过满目疮痍多灾多难的中国。

“上帝啊 我无时无刻不在倾听着您的声音 我无时无刻不在忏悔着自己的罪过。上帝啊 您一定要饶恕我 宽恕我……”麦茨兰神父祷告的声音阵阵回响，教堂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做弥撒。

琳达与莲子推着地排车上的少年劳工在一处欧式二层楼前停了下来。一位身着白衣的修女打开门，她看见满脸灰尘的琳达时吓得脸色煞白 直往自己胸前画十字架。琳达顾不得什么 径直朝楼内跑

去。

“麦茂兰神父 请原谅我的冒昧 我给您带来一位病人 他快不行了 您救救他吧 我知道您是上帝派来的 您的医术一定可以让他起死回生……”琳达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完这几句话便昏倒在地上。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此情此景令麦茂兰大吃一惊 他不由得用手在胸前画着十字。透过自己眼前的门框，麦茂兰发现了地排车上的少年劳工，他惶惑地看着一旁累得气喘吁吁的莲子。

“神父 您快……行行好 救救这个人吧……”莲子向麦茂兰投去乞求的目光。

少年劳工被抬到一张铺着洁白床单的单人床上。麦茂兰随即让莲子拿来听诊器，他的手在少年劳工的胸前来回移动。白衣修女站在门外告诉麦茂兰琳达已经苏醒过来。麦茂兰摘下听诊器刚要询问琳达的身体如何。这时，一脸苍白的琳达走了进来 她告诉麦茂兰说自己刚才给累晕了。“他有救吗？”琳达看着床上的少年劳工问麦茂兰。

“他也许就要去见上帝了 不过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麦茂兰回答过琳达的提问后 赶紧吩咐白衣修女给少年劳工先吃一片“奎宁” 再加一片“阿斯匹林”。这个中国人得的是很可怕的疟疾……他的头 他的胸部显然又受到过致命的外伤 哎 琳达 你一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麦茂兰一边为少年劳工擦洗伤口 一边问身旁的琳达是如何认得这个中国人的 又是如何把他救到这里的。

琳达脸上一片复杂的表情与她年少的脸庞极不相称，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实话实说。

少年劳工的眼睛慢慢睁开，他的视网膜中出现了一片洁白的世界。这是在哪里？汉子们凿石的声音跑哪儿去了？这儿可太静了！连自个儿心跳的动静都能听得到！

“他醒了！”琳达发出轻轻的声音。少年劳工的视线先是瞅到了琳达，尔后才与麦茂兰蓝色的眼眸相接。满脸庄严的麦茂兰迅速扫视一眼额头宽宽的少年劳工。

突然间少年劳工瞪大了黑黑的眼睛，倏地从床上坐起来用一只

手指着麦茂兰高高的鼻梁，发出惊恐的呐喊——“魔鬼 你是俺们村赶跑的魔鬼 俺认得你 你是魔鬼！”整个房间顿时弥漫着诅咒魔鬼的颤音。

麦茂兰虽然很镇定，但脸上还是闪过一丝疑惑。琳达被搞得莫名其妙。麦茂兰俯下身子，双手轻轻地按在少年劳工的肩头让他平缓地躺下。少年劳工用力去甩麦茂兰的手，不料却扯动了伤口，他疼得“嗷嗷”乱叫。

琳达在一旁用德语指责少年劳工说：“你为什么要咒骂一个拯救自己生命的人？”少年劳工听不懂琳达的话，却注意到了琳达蓝眼睛里射出的责怪目光。

“你是谁？”少年劳工的情绪稳定下来，他疑惑地问琳达。麦茂兰用汉语告诉少年劳工是琳达把他救来的。少年劳工不相信，他疑惑的目光再次投到琳达的脸上。屋外，圣歌的旋律开始回响，修女做祷告的声音从窗口传来。少年劳工的情绪受到感染，眼泪哗哗地流淌出来。

琳达不晓得少年劳工的眼泪为何而流，疑惑地看了麦茂兰一眼。

“琳达问你为什么哭了 孩子 你说出来会好受些的……”麦茂兰用汉语对少年劳工转达着琳达的疑问。

“俺想俺娘！”少年劳工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孩子 告诉我 你娘在哪里？”麦茂兰慈祥地抚摸着少年劳工的头。“俺不知道……”少年劳工伤感地回答。“都是你们这些魔鬼 害得俺们全村连避雨的地方都没有了，你们修铁路为什么要烧俺村的房子……要不是你们这些魔鬼，俺娘能领着俺逃荒要饭吗？”少年劳工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大堆，琳达半句也听不懂。麦茂兰却听得明明白白。“孩子 你静一静 听我说 逼你们修铁路、盖洋楼的是德国人。而我是英国人，我是上帝派来的传教士，是要给苦难的人带福音来的……”

“你是传教士 哼 你忘啦 好几年前 你到俺们村走街串巷 让俺们穷孩子跟你一起学啥知识……俺村有钱的人家说你们搞的全是歪门邪道……”少年劳工的情绪又有些激动，他的眼睛闪着机警的目

光。麦茂兰并未被少年的无礼激怒，相反他从少年劳工的眼眸里读到了一种天使般的聪慧，顿时产生想要收这孩子做教徒的念头：“孩子 我现在仿佛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他说你会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

“俺只知道阿弥陀佛 才不信你们魔鬼的话！”少年劳工说完这话 又看着琳达 似乎在问：“你也是教徒？”麦茂兰似乎明白少年劳工想要表达什么，他用英语给琳达翻译少年劳工的意思。琳达庄重地回答：“当然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上帝的信徒！”

少年劳工嘴里嘟囔着：“上帝 上帝 你在哪儿？”

屋外白衣修女虔诚的祷告声不绝于耳。麦茂兰要亲自喂药给少年劳工喝 少年劳工不喝。琳达用德语温柔地劝慰他 麦茂兰用汉语翻译道：“孩子 琳达小姐的话没错 这药是专治疟疾的……”琳达温存的目光令少年劳工的眼睛不由得盯在了麦茂兰手中的白色小药片上：“药 这是药 俺可从来没吃过这样的药！”琳达从麦茂兰手中接过药片，放在一个盛水的汤匙里去喂少年劳工。少年劳工还是不肯马上去喝药 他看一眼麦茂兰 问道：“这药真管用？”麦茂兰回答说：“是的 这药会进入人的血液产生药理作用 从而杀死人体内的有害细菌。”

“血 你是说血吗？”少年劳工再次惊恐地张大了嘴：“俺要吃了这药 也会变成你这样的蓝眼珠子吗？”

麦茂兰摇摇头，他没想到少年劳工会如此问。琳达惶惑地看着麦茂兰，因为语言的障碍她不清楚少年劳工又冒出了什么荒唐话。“俺真的不会变成你们这样的杂种？”少年劳工天真地再次发问。

“杂种？”麦茂兰非常不悦地皱起了眉头。琳达问麦茂兰少年劳工在说什么 麦茂兰不语。

“杂种 杂种 杂种！”少年劳工得不到回答便开始大吼 他的眼睛迷迷瞪瞪得像被风糊上了一片老家村头干牛粪的碎末。麦茂兰以极大的耐心劝说少年劳工保持镇静，他的手掌抚慰着少年劳工的后脑勺 并用缓缓的语气劝慰说：“很多事情你现在还不会搞明白的。”少年劳工猛然间“腾”地从床上跳下来扯着嗓子嘶喊：“俺明白 俺明

白！俺们老家的村头上有棵老树叫杏梅树，你们懂吗？杏梅树是杏树和梅树搅和在一起长成一棵树的，俺娘管它就叫杂种树。杂种，杂种！你们不懂，俺懂！”

“杂种！”琳达像麦茂兰一般皱起了眉头，只是她的表情比自己眼前的神父更加惶惑，更加惘然……

在离尖顶教堂不远的地方座落着一栋二层小楼，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德国人卫汉德的家就住在这里。他的书房内几乎完全是中国文人的摆设，一眼就可以看到桌上的砚墨台、笔筒和线装书。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主人高高的鼻子、深凹的眼窝和蓝色的眼珠，恐怕不会有人想到这里是一个西洋人的寓所。

“当、当、当……”的钟声响起。伏案写字的卫汉德放下手中的毛笔，抖一抖身上穿着的中国长袍，向屋外的一排教室走去。琳达迎面进屋，与卫汉德撞个正着儿。卫汉德用汉语慎怪琳达冒冒失失不像个姑娘家。

琳达走进卫汉德的书房，她好奇地拿起桌上的毛笔在一张洁白的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一个汉字——“人”。琳达边写边用德国话自语：“中国人怎么造出这么个‘人’字来？”这时，莲子走过书房门口，她恰巧看到琳达在写毛笔字。琳达没有觉察有人在看自己写字，她写第二个“人”字时，口里念出了憋脚的中国话——“人之初，性本善。”倚在门口的莲子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噢，你在偷看别人的隐私！”琳达故作严肃状。莲子嘻嘻哈哈地说：“你这也叫隐私，那满世界可都是隐私啦！”一直给卫先生家做佣人的莲子讲德语不是很标准，但琳达能听得懂。

“哎？”琳达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她的目光直落莲子的脚尖。莲子奇怪地问琳达在看什么。琳达说我要看你的隐私。莲子才不在乎什么，她三下五除二便将自己的鞋脱掉，一双大脚顿时裸露在琳达眼前。琳达弯下腰看了个仔细，尔后使劲儿摇头。怪了，都说中国女人的脚小得跟三寸金莲似的，可莲子的脚比她琳达的还大，这是为什么？莲子微笑着告诉琳达并非所有的中国女人都缠足的。琳达追问这又是为什么。“因为我是满族人的后裔，所以就……”莲子解释不

清 越说越绕嘴。

琳达实在搞不懂满族人是什么意思，莲子稍稍有些不耐烦地对琳达说你知道中国也有大脚女人就得了。琳达却固执地要打破沙锅问到底：“莲子 告诉我 既然满族女人不缠足 那么满族男人为什么一定要留大辫子呢？”莲子把脸拉长回答说：“你要再跟我提这些 我可要翻脸了呀。你尽问些没头没脑的话……”

“好吧 莲子 我不问你这些了……哎 你说汉语‘杂种’究竟是什么意思？”琳达才收住刚刚的问话 就又冒出令莲子恼怒的言语。“哎呀呀 琳达小姐 还有完没完 谁叫你跑这儿来问‘杂种’的 这‘杂种’在汉语里可是骂人的话！莲子不愿再跟琳达搭讪 她不晓得眼前这金发碧眼的日尔曼小姐还会鼓捣出什么令人难堪的话来。真是的！洋人们不管大人还是小孩一到中国来就喜欢拣些希奇古怪的问题刨根问底！”

“杂种”怎么会是骂人的话？琳达一脸的困惑，好像非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摆脱沉思的泥潭。卫汉德在教室给学生们授课的声音传来，莲子提醒琳达该去听课了。

“你们知道‘人之初 性本善’这句话出自何处吗？对 中国的《三字经》你们知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又出自哪位哲学家之口？对，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孔子！他同时也是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卫汉德的声音清晰而洪亮 教室外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得到他这个大鼻子、蓝眼睛、纯日耳曼人的不倦教诲。

正当琳达的耳畔久久回响着叔父卫汉德带卷舌音的中国话时，一位叫汤姆的英俊青年提着大皮箱走进来，他一眼看到了梧桐树下站着的莲子。莲子有些惊慌失措，她不知道从哪儿钻出这么一个年轻的洋面孔。

琳达看到庭院里站着的洋青年脚步一下子停住，汤姆也瞧见了美丽的琳达。俩人像早已熟悉的老朋友般互相打量着，又像一见钟情的恋人即刻被爱神的力量牢牢地拴到了一起。

教堂的钟声悠扬地响着。前来跟卫汉德先生拜师学习中文的麦茂兰神父正巧走出教堂，当他站在庭院门口台阶上时怎么也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汤姆！”麦茂兰颤抖地喊着自己养子的名字。汤姆飞跑过来与麦茂兰紧紧拥抱。麦茂兰拍着养子的肩背老泪纵横。汤姆也激动万分。他打量一番神父的白头发说：“上帝有时太残忍，叫人变得很快就……”麦茂兰立刻严肃地用眼神告诫汤姆不许随意亵渎上帝。

卫汉德早就从麦茂兰嘴里知道他有个养子要来中国做生意。猛然间看到这位‘从天而降’的年轻客人，卫汉德兴奋异常。他亲自吩咐厨师今天要做最好的午餐。他要迎接最亲近的朋友！

麦茂兰请琳达和莲子也一同共进午餐。莲子却悄悄对琳达耳语：“我们中国女人跟男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会害臊的！”琳达一脸不悦地说：“岂有此理。”莲子不管琳达高兴与否，一溜烟向庭院大门外跑去。

汤姆觉察出琳达表情的变化，他不明白琳达为何要怪怪莲子不给麦茂兰神父面子。“面子就是面子！哎哟，跟你一句话说不清。在中国呆一段时间你就明白了……”对于琳达的解释，汤姆还是莫名其妙，他不停地追问中国人是否都这样。

莲子与一位大辫子的男人撞个满怀，她的脸羞得通红。汤姆不晓得莲子撞到的是何许人也，琳达告诉他这中国男人是跟麦茂兰神父一起来的。这么说他是麦茂兰神父的佣人？汤姆眼神迟疑地看一眼他面前的大辫子男人。

“我是上帝的臣民！”这声音犹如铜钟一般洪亮。汤姆不敢相信他听到的话语能与眼前那张瘦削清秀的面庞联系起来。麦茂兰神父亲切地为两个男人彼此介绍。卫汉德也凑过来搭腔：“你们一个年长些，一个年幼些，但这并不妨碍你们会成为好兄弟！”

“我叫汤姆。你呢？”汤姆友好地伸出了自己的手。“我叫苍天福。”大辫子男人不肯与汤姆握手，虽然他早已看惯了麦茂兰神父和卫汉德先生的西洋面孔，可他还是对一双陌生的蓝眼珠感到无法接受。这个叫汤姆的西洋男人五官组合得实在差劲！脸庞的轮廓怎得就跟自己老家地主大院的花狗一个模样？

苍天福看上去很机械地站着，内心却很狂乱地蹦跳着，敌意的目

光从他黑色的眼眸中射出，令在场的人感到莫名的难堪。“中国有句很有名的诗句叫做‘相逢何必曾相识’。你们，还有你们的子孙将来一定会为人类的和平而友好地相处！”卫汉德先生颇具诗意的圆场引得大家点头称是。

唯有苍天福漠然无语，他心里在说：这样的祈祷美得有点儿扯淡！谁跟谁呀？中国人跟西洋人友好相处？鬼才信这样的祈祷！在苍天福眼里，西洋人的和善恐怕永远也不会抹去他痛挨德国监工沃尔夫皮鞭抽打的耻辱！虽然他已接受了麦茂兰神父的医疗救治并愿意皈依在上帝的信徒队伍中，但是仇恨的阴影早已深深烙印在灵魂的某个角落。

琳达？也许琳达是他苍天福一辈子都不会憎恨的西洋女性！这是他能够把耻辱和痛苦的记忆埋藏于心底的唯一答案！他问过上帝这是为什么，可上帝从来也没回答个准确的信儿。他有过追问麦茂兰神父的念头，但每一次话到嘴边就收住了口，他不大相信麦茂兰神父会痛痛快快解答这个棘手的疑惑，因为平时只要一谈到女人，麦茂兰神父的脸就拉得比驴子的脸还要长。

麦茂兰神父似乎天生谈色变，他的确是不希望有人硬要跟他探究男女之间的情情爱爱。苍天福对上帝的皈依令他感到莫大的欣慰，毕竟这是他看重并精心培养的第一个中国教徒。苍天福是顺从的，没有西方年轻人那种张狂。麦茂兰极欣赏他的含蓄，一个中国人特有的含蓄！想必他这样的人经过上帝的洗礼就不会再受什么杂念的纷扰！麦茂兰甚至为能和苍天福这样的青年相处感到自豪，这正应验了中国的那句古诗——“相逢何必曾相识”！

花开花落，一年又一年。

苍天福是否成为洋人心目中的虔诚教徒，只有他自己明白。他曾经试图逃离过西洋教堂的“熏染”但最终还是莲子把他又拉扯回来。

“你真蠢 真蠢 连‘知恩图报’都不懂 还配做中国人吗？莲子的责备就像一个女人的小拳头捣在苍天福的心窝。苍天福嘴里不断地咀嚼着“知恩图报”四个字。“你呀 白捡了条命。莫非你还想回‘总督府’工地那个魔窟里去吗？”莲子的质问中带着关切的嗔怨，她

那细眯眯的眼神虽然不敢直视苍天福的脸，但她知道自己能用揪心的话扯住这个男人的心。

苍天福向莲子表白说打死他也不回那个遭皮鞭抽打的鬼地方去了！他告诉莲子自己是要回老家。

“老家？你老家在哪儿？”

“苍家庄。”

“苍家庄又在哪儿？”

“俺说不清楚，俺爹死后俺就跟娘逃荒要饭，从苍家庄一走就是大半年的光景。俺只记得苍家庄有两棵树，一棵在东头，一棵在西头。西头那棵树叫杏梅，春天开花的时候，杏梅花可好看啦……”

“你娘呢？”

“俺娘死了 俺娘连口热汤都没喝上就闭了眼睛……”

听着苍天福的叙述，莲子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苍天福没想到莲子会掉眼泪，就没话找话地夸莲子不像穷人家的孩子，要不怎么能穿这么好的衣裳。苍天福哪里晓得一个能穿好衣裳的女子也有满肚的苦水，他不经意的问话就能戳着莲子内心的痛楚，莲子的娘长得啥样？莲子的老家又是在哪里？“俺没有爹没有娘，打小就没见过娘……呜呜呜……”莲子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悲戚，恸哭的声音直往天上窜，仿佛整个天空都在哭泣似的。

苍天福有些傻眼 他无法饶恕自己对莲子的伤害，“扑通”一声跪在莲子面前。莲子止住哭声，俯视着苍天福的脸猛地抱住他的头说：“咱们都是苦命的人！听到这句话 苍天福的泪水也止不住地夺眶而出。他的脸紧贴在莲子胸前，任由自己脆弱的心往一个少女的怀里钻……

两颗苦命的心彼此相连，又彼此相爱。莲子只对苍天福说过一句‘你要肯娶俺 俺就永远不会是别人的女人！’苍天福对女人还有什么样的企盼，能有这样一个女人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过日子，难道不是自己天大的福气？天福，天福，自己爹娘给起的名字真是再灵不过！

虽说俩人后来能够喜结连理组成自己的家，还要归功于跟洋人

汤姆做生意的“花老头”。花老头是汤姆到中国来第一个打交道的生意人。先是汤姆购买“花老头”从尚家村农妇手里贩来的绣花布，再卖给欧洲或者北美那些急于给上流社会的贵妇们提供中国“绝活”的商人们。后来汤姆发现了崂山花岗岩的巨大商机，便怂恿“花老头”跟他一起倒卖石头给城里盖房子的洋人们供货……

麦茂兰神父对汤姆这个养子甚为不满，他更对苍天福一天到晚跟着汤姆去做生意大发脾气，要知道他多么希望绝顶聪明的苍天福能跟随自己传教布道，去播撒上帝的福音！那个满脸皱纹的“花老头”尽给年轻人出馊主意，成天算命算卦，一会儿说汤姆将来要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一会儿又测算苍天福的命硬至少可以活到73岁。汤姆和苍天福还真信“花老头”的“邪说”，一定要赶在来年杏花盛开的日子结婚，说是这样两家以后能搭亲家呢！真是乱弹琴！麦茂兰神父很看不上“花老头”的命卦。可是“花老头”还真灵验。

苍天福和莲子、汤姆和琳达两家如约步入婚姻的殿堂。起初，麦茂兰神父主张苍天福和莲子的婚礼应该按照西洋仪式举行，因为苍天福是信奉上帝的臣民。苍天福拿不定主意，莲子想出一个妙招——一半中式婚礼，一半西式婚礼。汤姆和琳达觉得此乃上佳选择，他们二人也要这么办，因为毕竟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完成婚姻大事。

一年后，这两家的两位不同肤色的女人同一天生下了各自的孩子。

“我们索性就给孩子起个中国名字吧！”汤姆跟琳达商量。琳达表示同意，但她一定要请苍天福帮着起这个中国名字。

来给汤姆送红皮鸡蛋贺喜的苍天福想了十几个吉利的中国名字，汤姆都不满意。倒是后来莲子的一句随意话决定了汤姆儿子的名字。对，莲子说得对！既然孩子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的，那就干脆叫“中国生”好啦！

苍家的女儿呢？她又该如何起名？说来也巧，一年后等中国生咿呀学语，整日捧着苍家的小丫头叫“莉莉娅”时，大人们不自觉地也就跟着中国生叫起了莉莉娅。至于为什么要叫“莉莉娅”，中国生也解释不清楚，他只能说自己的小舌头一顺溜就喊出了“莉莉娅”。以后

也就越喊越顺溜。

莲子生二胎的时候很想要个儿子，便早早给未出生的孩子起名叫弟亚，意思不言而喻，无非是个男孩子的名。

那住在离“花石山”不远的村子里的“花老头”还有一卦，说自家小儿媳妇的“杂种”将来定要娶苍家老二嫚儿的。莲子不悦，这不明摆着自己又要生不带“把儿”的小嫚儿嘛！果然莲子就又生了一个女儿。已经会到处乱跑的莉莉娅从早到晚喊着小妹叫“弟亚”，于是苍家大人们便认同了“弟亚”这个名不符其实的名字。后来苍天福在写小女儿名字的时候，特意给“娅”字加了个女子旁，“弟娅”这个名字才总算有了点女性的味道。

弟娅从小喜欢跟中国生一起玩儿，打小她就发誓将来一定要“娶”中国生做“老婆”。她才不信“花老头”的卦，中国生属于弟娅，他不会娶莉莉娅的。这个霸道的弟娅，她老把自己当男孩子看呢！

第二章

一座完全体现德国建筑风格的“总督府”在中国黄海之滨的土地上雄踞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便易换其主，1914年远征中国的日尔曼人降下了“总督府”上悬挂的德意志帝国旗帜。蛮横的日本人靠着他们与德国人交战的胜利把自己妄图殖民统治中国的“膏药旗”插到了“总督府”的楼顶。这一年，亚洲历史上第一场空战就发生在这座苦难的城市上空……

炮弹碎片将许多人家的房舍玻璃震落，麦茂兰神父的居所也遭此厄运。正在做祈祷的麦茂兰不幸被碎片击中了头部和脚背。血，从麦茂兰眼眉上哗哗地流淌出来，他倒在了祷告台前的木地板上。等到苍天福闻讯跑进来抱起麦茂兰的身体时，拖着身孕的琳达也急速赶到。

“汤姆，你在哪儿？”麦茂兰只在自己的嘴里发出这样一句微弱的呼唤就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

“神父，神父！”苍天福大声急呼，想以此喊醒麦茂兰的生命。

琳达见状，嗷地一声惨叫后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晕过去的时候，血从下身慢慢淌下来，洇湿了大片的木地板……

就在这个时候，卫汉德正在收拾归家的行囊。与其说战争的纷扰打乱了卫汉德在中国的生活，更不如说卫汉德天生讨厌战争的暴戾。一个潜心做学问的人虽然改变不了战争的现实，但他可以选择逃离战争！

卫先生说走就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侍奉过卫汉德的莲子把这样的问题怯生生地摆在卫汉德面前时，卫汉德没有马上回答。伤感刹那间涌上卫汉德的脸上，莲子从来还没见过主人如此沮丧与伤感。

“儿行千里母牵挂！儿也想母亲哪！”卫汉德的一声长叹像夏日的海雾随风弥漫，惹得莲子也被这伤感的气氛所感染。不，卫先生绝不可能仅仅因为是母亲的牵挂才做出离开中国的决定。

由卫先生挑头成立的‘尊孔文社藏经楼’刚有点眉目以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或许不该是一个曾经的女佣人所关心的事情，可莲子还是斗胆提了出来。

卫汉德的情绪稍稍平静一些，他觉得莲子的提问值得好好回答。“我走以后，学校的事就全托给高先生，你要像对我一样好好辅佐高先生。高先生是个很善良的中国人，他学贯中西，博学多艺，相信他一定能把‘尊孔文社藏经楼’办得很出色。你有空要多跟高先生学点儿知识，听明白了吗？”卫汉德说完这些话特别嘱咐莲子，帮他把孔子的《论语》放在行囊的最里边，就是他用德文翻译了一半的那本手抄书。还有，书橱上那些线装的中国古籍容易招灰，一定要按时清扫！

刚坐在椅子上喘口气，卫汉德又想起另一件事必须要靠莲子帮忙。“有个叫齐大力的中国人，就是那位曾经在‘总督府’工地上带头跟德国人造反的黑脸劳工，他要在‘汉贤书院’北面的鲍岛村小山岭上办一个‘中国武馆’。我答应过他，等他开馆时我一定去看一看。如果到那一天我没法回到中国来，你代我去恭贺一下，好吗？”

莲子深情地点点头，眼眶已是泪水涟涟。与卫先生长久的相处，已使莲子心目中牢牢树立了一个善人的形象，一个西洋面孔中国化的善人！是的，除了卫先生的模样，莲子哪里还会觉得卫先生是个异域他乡的陌生来客。起居、吃饭、伏案做学问，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尤其是卫先生使用筷子的样子总令莲子想起父亲模模糊糊的形象。

卫汉德对莲子的感情也已经超越了主人和佣人之间的关系，他喜欢莲子的内秀，更喜欢莲子的温顺。他希望莲子生活幸福，成为丈夫苍天福的贤妻，成为孩子的良母。

自从莲子变成苍家的主妇后，卫汉德很少再见到莲子。就要走了，就要离开这片古老的土地了，何时才能再聚？卫汉德从书桌里拿出一对光泽中透着血红的玛瑙，酷似心状的玛瑙顶尖处穿着一根长